



老烟筒

魏巍著

通俗讀物出版社

內 容 介 紹

老年工人“老烟筒”，在家鄉有幾畝田地，——
農。他因為在舊社會裏餓怕了，所以雖然人在工廠，心裏却不在
工廠。廠裏的工作他不起勁，可是幹起地裏活來倒非常賣力。後來
他受到富農的引誘，資本主義思想更嚴重了；後來幸虧他的兒子
——一位黨員和工會幹部教育了他，幫助他糾正了錯誤思想，他才
轉變過來。

書號：0205

老 烟 筒

著 者：魏 文 通

插 畫 者：張 文 通

出 版 者：通 俗 讀 物 出 版 社

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字第
(北京經國門外杜家橋15號)

印 刷 者：外 文 印 刷 廠

(北京宣武門內沙土胡同9號)

發 行 者：新 華 書 店

開本：787×1092 1/32

印數：1—10,000

字數：17千字

1954年11月第一版

印張：5/8

1954年11月第一次印刷

定價：1,200元

1247.7
L15



北方工业大学图书馆



GJ015445

1915.11
980P

(見第1頁)



你催了我好幾回，叫我跟你談談我父親的情形。實說吧，我不是故意推三推四的。我是一個平常人也倒好，我是一個黨員，一天價跟他在一個車間裏，你知道你一提他，我心裏够多難過！

他在這廠裏也不是一年半年啦，打二十幾歲就上工，今年整整六十的人啦，修這老烟筒的時候就有他。我也不是說他沒有好的地方兒，提起他，全廠誰不知道有個王老根！乍一看，老頭子怪不起眼的[●]：牙也掉啦，花白鬍子亂蓬蓬的，一雙手像老樹根子似的。要論細活，他不成；可你要論粗活，十條八條大漢，不是他的對手。八公斤重的大鐵錘，左右開弓，一氣能掄幾百下。大氧氣筒，兩個足有三百來斤，別人用小車推，還老費勁的；他大胳膊窩兩邊一挾，從廠這頭能走到廠那頭。前些年，人就給他取了一個外號，管他叫“老烟筒”，他往那兒一站，老遠一看，真像打不翻推不倒的半截烟筒似的。連日本、國民黨的工頭都懼他三分。

舊社會那時候誰真心幹活！輪到夜班，工頭不在，大夥一起閑，爬到廠房的房簷上掏鴿子玩。有幾個年輕小伙，架

● [不起眼]不引人注意。

着梯子爬上去，一掏，鴿子沒抓住，反弄得咕咕咕滿廠房亂飛。有一個小伙，抓倒是抓住了一個，一失脚栽下來，差點兒摔斷了腿。可是，第二天，老頭子說：“你瞧我的！”他把盛乾糧的半截洋麵口袋往腰裏一掖，梯子睬都不睬，就順着鐵柱子爬了上去。你瞧，這廠房有四層洋樓高，他就一直爬到頂，接着，又爬到大梁上，他還吆喝：“關燈！給我關燈！”一關燈，鴿子看不見，不是就不能亂飛了嗎！人們關了燈。滿廠房黑忽忽的，他一個人順房梁爬着。人們仰着頭，不斷聽見撲撲楞楞的，還聽見他吃吃直笑。不到半個鐘頭，他就下來了。大夥開燈一看：嚇！他捉了滿滿一大口袋；當晚，就在廠房裏燉了一大鍋好湯。

解放以後，幹得更野啦。一來了粗活兒，他就呵喝大叫的；我老討厭他吆喝，他老愛這麼呵喝大叫的：“呃，粗活兒給咱爺兒們丟^①着！我打頭陣！”特別是登梯爬高的事兒，像是全歸他包攬了。不管多高，多險，眼睫毛眨都不眨。頭年，工程師發現咱們的一根烟筒，烟筒帽兒離烟筒口太低，光壓火，叫把烟筒帽兒截去。可是兩架長梯子接在一塊兒，架在廠房頂上，還離烟筒帽兒老高。你猜他怎麼着？他弄了一根長桿子，頭兒上安上鐵鉤，他爬上梯子，兩手把長桿一舉，鉤子搭上烟筒，抓着桿子，身子懸空，三扒兩扒，就扒住了烟筒

① [丟]放在一邊。

口。一隻胳膊攬着烟筒，身子在空中吊着，生①用鋼鋸把烟筒帽兒刺②下來了。他下來還跟工程師說：“工程師！你看看別的烟筒怎麼樣，要麼也修理修理！”而且，他還指着老烟筒說：“工程師！你看看咱們那老烟筒，解放以前，那些該死的老鴿、野雀子的那糞！叫外人一看，多寒碜③得慌。要不我提一桶水，到上頭沖洗沖洗！”

特別有一回：對，你瞧見廠門口掛國旗的那根大旗桿了吧，這是四五節鐵管子接起來的，足有大街上兩根電綫桿接起來那麼高，可是細得多，上邊更細，只有茶杯口那麼粗。這根旗桿立的時候，下邊的洋灰座子，上邊的滑車都弄好了，可是沒有穿上繩子。正赶上第二天有人來廠裏參觀。總務科長那人，平時不斷發脾氣，可這會兒在旗桿下轉來轉去，腦袋搭拉下來啦。我父親的耳朵，也不知道怎麼那麼尖，早趕到那兒看了看，說：“我試試！”說着，就脫了個光腳丫子，腰裏捆上鋼絲繩，像小孩上樹那麼往上爬。可是只爬了一多半，那條旗桿子就顫顫悠悠朝一邊彎去。向那邊一仄歪，桿子又顫顫悠悠地朝另一邊彎去。多懸④哪！人們在下面喊：“下來吧，下來吧，不行！”可是，他停了停，還望着下面

① [生]硬。

② [刺]讀ㄘㄧ，刺。

③ [寒碜]難看，可耻。

④ [懸]危險。

擠了擠眼，又往上爬。一口氣爬到頂尖。誰知道，鋼絲繩的頭兒，在下頭沒弄好，毛毛草草的，總穿不上。他一隻手抓着桿子，一隻手穿，那桿子顛悠得像要傾倒一樣。下面的人又喊：“唉呀！快下來吧！”他穿了足有一二十分鐘才穿上。下來的時候，下面的人都出了一頭汗。總務科長握住他的手說：“王師傅！你真行！”他把沒牙的嘴一咧：“嘿嘿嘿嘿，慣啦！慣啦！”他老愛這麼說，什麼也慣啦，慣啦！

他知道什麼叫髒，什麼叫累？你說鑽烟箱就鑽烟箱，你說鑽水櫃就鑽水櫃。從烟箱裏爬出來，成了個小黑人兒，只剩下兩個白眼珠兒。沖洗鍋爐，別人都穿工作服，套大膠皮靴，還弄得半邊身子透濕；他呢，他才不穿哪！還說：“穿穿脫脫的，我費那個事！”說着，兩隻腳就巴唧巴唧站到水裏。你到我家看看，他那濕鞋、濕襪子哪能不擺滿一爐台子；真暈極了，中午下班大藏袋就地一鋪，枕着跟他十五六年的破飯盒子，睡不上二十分鐘，又是精滿力壯。他還跟人說：“我這身上就是長出十八隻手幹活，力氣也用不完！”

說起吃穿，你看看他穿的那一身！廠裏買來的新棉制服，他給孫子；孫子不要，又給了孫子媳婦。孫子媳婦個兒又小，穿着又肥又大，褲腳拖落着地，從街上一過，人就笑；他倒破衣襤衫的，補釘前三塊後三塊，身上油得明光瓦亮，能照出人影兒。冬天，他的棉衣裏套着一件棉坎肩兒，是我母親給他縫的，也不知多少年了，又髒又硬像一塊黑鐵皮。坎

肩裏套着一個破褂子，只剩了半截袖兒，是我大前年扔了的大破褂子，不知怎麼叫他從屋角角裏找出來了。他褲子下面紮的腿帶子，若是我沒有記錯，那是日本進中國頭一年買的。腰裏掖着塊手巾。什麼手巾？爛得不能再穿的破襖衣，他扯下四四方方一塊，使得比人家的破抹布還要髒。你說他是小氣麼？不！不然，不管是哪位伙友缺錢用，只要你同他張了口，他就是沒有，也得轉彎抹角給你借，直跑個通身大汗給你借到手，心裏才痛快。有一回，一個工友臨到結婚手頭沒錢，跟他叫了一聲二哥，你猜怎麼樣，他當天就變賣了自己一間房子，黑更半夜裏給人家送到家去。可是輪到他自己了，他連條毛巾都捨不得買。你要勸他穿點兒乾淨的，他就跟你瞪眼：“什麼好的歹的，不露着就行。我又不當新姑爺。講吃，講穿，成不了大事！”說起他那吃的，別的工友都背過臉去，嫌忒慘^①得慌。在家裏別人吃剩下的，他三折兩折，歸攏歸攏，統統倒在自家碗裏，三扒兩扒就吃了下去。白麵什麼的，他統統讓小的吃了，自己還說：“你們年輕人正長身子，吃點好的，長得結結實實的；我吃什麼也能長出力氣。我這身子不靠摔打不行！”

這就是我的父親！

我能說我的父親不好麼？我能說他一個不字麼？

① [阿謬]讀ㄙㄨㄣˊ，做髒。

再說，我父親把我拉扯大是容易的麼？日本鬼子那時候，我父親吃混合麵走不動，他下了工，一路走一路揀駱駝拉的糞球兒，回了家把糞球兒一個個掰開^①，把駱駝吃到肚裏沒有消化的老棒子粒兒揀出來自家煮了吃，一打嗝兒^②一股糞蛋子味兒。可就這樣，有時候還懷裏揣一個兩個燒餅給我們。他是怎麼上工的，他就是這麼着上工的呀！我能說，我父親把我拉扯大是容易的麼？我能說他不疼兒女麼？

可是，我們爺兒倆是越來越不對眼啦。

明說吧，就是因為那十幾畝子地！

他就老丟不下它！他就老掛扯着它！

原先，咱們祖上就留下這十幾畝地。這幾十年，他就是一邊上工，一邊種地。可從前，那是什麼時候？如今，這是什麼時候？在先，吃了今天沒明天，兩頭兒對付着，還活不下去哩。現在呢，我們一家兩輩人在廠子裏，掙的吃不消，用不完，他還是這麼腳踩兩隻船。廠子裏修的那麼漂亮的宿舍，叫他搬他都不搬，非住到離廠子七八里的鄉村不行。叫我看，他的那心是劈了兩半兒，一多半兒在家，只有一多半兒在廠裏。人家喊工人要以廠為家，都喊破嗓子了，他都聽不見。我要問問現在的廠子是誰的廠子？他到底是打的什麼主

① [掰]讀ㄅㄞ，用手裂開。

② [嗝]胃裏的氣體從嘴裏出來，發出聲音。

意？他這麼辦對不對？

他就這麼兩邊跨着，可你說呢，他的精神勁兒，一點不見衰敗，真是鬼才知道他有多麼大的力氣。你知道他什麼時候起床？無管冬夏，三點就起。有時候廠子裏開會，我回去得很晚，睡下不大會兒，他就又是咳嗽，又是吆喝起來了，鞋還沒有提上，就跟我母親嚷嚷：“死豬！把我的小鋤兒放哪兒啦？”燈也不點，臉也不洗，黑古隆冬地摸着小鋤，丁丁光光擦打一陣，掖上塊乾糧就上地裏去了。我剛才不是說過了嗎？我家離廠子有七八里地，中間還有兩個犬山坡，緊走慢走你也得四十分鐘。別人拉頭遍笛兒以前就得緊走，可是他呢，離拉笛兒還剩一分鐘他也不走，單等笛兒一響，這才慌了神，抓三把兩把土把小鋤一埋，一路小跑。一隻手拿着個窩窩頭，一隻手攥着塊涼白薯，邊跑邊吃。趕到廠門口，乾糧也正巧吃完。趕到車間裏，呆不了一兩分鐘二遍笛兒——正式開工的笛兒正響。你說神不神！七八里地，二十多分鐘，跟人家騎車子的來個前後腳。人家都說他是“飛毛腿”^①，他還洋洋得意地說：“你們小伙子，都養嬌啦！年輕的歲月叫你們白過啦！”說到下工呢，別的工友，都問問工長還有什麼活沒有；他呢，好，笛兒剛一響，走人！等人家洗完了手，他早開到了一里以外。你當他是回家嗎？不，又下地去啦。把小鋤兒從

① 【飛毛腿】走路很快的人。

土裏刨出來，又彎着腰去撈地。起碼，再撈兩點鐘，這才摸黑回家。有一回，我看他沒有拐到地裏，我心想太陽從西邊出來啦，這是怎麼回事？你猜怎麼着，早又拐到坡上去啦。不用說，那兒也埋着他一張鏟。二話不說，揀起鏟就割草。割這麼老大一捆。這才揀着草，彎着腰，摸着黑，往家返。“割草你儘管割，你可吃了飯再去割呀！”我媽這麼剛一勸他，還沒有說完，他就說：“我不吃也得叫牠吃！把我的‘毛毛蟲’^①餓壞，你說你們誰心疼？”有一回，我在廠裏給工友們處理問題，又是回去得挺晚。我從我們的地邊走，看見我們地裏，飄飄游游，點着一盞燈。地裏怎麼會點着燈呢，我犯了疑，就走近一看。嚇！哪有旁人，正是他老人家提着個燈籠種白菜呢。你瞧瞧！他就是這麼着。就這樣，不管睡得多晚，半夜裏還起來給“毛毛蟲”添兩遍兒草，起床總是三點，你的鐘，都不會有他那麼準。真叫你又疼他，又愛他，又恨他！可是你剛一勸他呢，他脖子一扭：“累！什麼叫累？老天爺給你下白麵，地裏頭往外冒白麵饅子，你坐在那兒情^②吃不累！哼，小心你自己別叫懶鬼捉去了吧。”再不然，就說：“你別管我，我這身子不能摔打不行，一閒呆着我就得生病，我才沒有那份兒買藥的錢呢！”

就這麼着，兩頭忙，連澡也不顧得洗。身上臭得聞不的，

① [毛毛蟲]指牲口。

② [情]等。

脖子像根車軸，臉也不知道怎麼洗的，這兒一塊，那兒一塊。上澡堂淨^①得人家拉着他，可是到那兒，人們還沒脫完衣服，他早撲里撲通一陣，一邊扣鈕子一邊走啦。有一回伙友們連罵帶哄，硬捺着他搓了搓，嚇，身子那個黑的，把半池子水都弄渾了。他還嘿嘿直笑：“咳咳，穿上衣裳又是這樣，要不我這半個鐘頭做多少活！”

可是，他當真不影響廠子裏的工作嗎？我才不信呢！

咱們廠這種半工半農的工友還很多。工作積極的也不太少；有人家裏生活困難，捎帶種點地，這也情有可原，可有人就硬是死叨着不放，人家農民兄弟伸着兩隻大手專等着要拖拉機呢，他倒撅着屁股在那兒種地，廠裏工作沒弄好，地也荒了；我不客氣地說，有人還不如我父親，乾脆拿國家的廠子當副業。你說的是工業化，他想的是轆轤把；你說的是發明創造，他想的是棒子山藥。火車頭剛出廠又得倒回來，因為他正想着白菜地，錯安了個螺絲釘。火車頭修好了光叫喚開不動，因為他正想着毛驢沒吃草，翻砂時汽門上少打了個小眼眼。每逢收麥收秋，你頭疼啦，他腰扭啦，病假事假一大堆。弄得廠長滿頭汗，總工程師到處轉，任務怎麼能很好地完成呢？我們的“黑小子”，對啦，我們都管火車頭叫“黑小子”，它晚出廠一天，國家就少收入幾千萬，你說叫誰看着誰

① [淨]都。

不心疼？再說我父親吧，大禮拜一，人家都是生龍活虎的，他禮拜天幹了一天零半宿，第二天打開水門就歪在座子上。鉗工的脚下都流成河了，他歪着脖子睡得可香着哪。這也不說，再說學習吧，不管技術學習，政治學習，他是一概不參加，這麼多年了，還是一個老牌三級工。我好言好語批評他，挨了一頓罵。工友們給他提意見，他不得不學習，就氣昂昂地坐在課堂裏。時間倒是遵守得很準，可是你問他講的什麼，他就給你來個：“反正得好好幹！人不好好幹行嗎？人生在世，要講究一個勤字。頂沒出息的就是懶鬼！”你要再追問急了他，他又是那一套：“我這身子就靠一個摔打！細活我不成；有粗活你就給我丟着！”什麼粗活不粗活，又是摔打，又是粗活，他那心，他那心就不願整個放到廠子裏！他是叫鬼把他牽去了。他哄別人成，他哄不住我！

因此，我們爺兒倆就越來越不對眼了！

最讓人氣惱的，是這麼一件事：

讓我就從“毛毛蟲”談起吧。我不是說過了嗎，他老管牲口叫“我那毛毛蟲”！

種地的人誰不喜歡牲口，可誰有他喜歡得那麼出奇。正走道兒，從那邊過來了幾匹牲口，跟人家牲口主兒人生面不熟的，也搭訕着：“幾個牙啦？”“好使不？”說着，說着，老想伸手去摸索摸索人家的牛角、驢耳朵。要是人家的臉上有笑的

模樣兒，這就要動手去扳開人家的牲口嘴，看看到底是幾個牙。好像他要弄不清幾個牙，那就納悶①得不行，連晚上吃飯都不準香。要是人家忙着趕路，臉上冷冷淡淡的，等人家的牲口過去好遠，他還站在那兒望，還噴巴着嘴自言自語地：“嚇，看人家那小黑驢兒，四隻小銀蹄兒走起來像翻花兒似的！”趕集的日子，你算找不到他，在哪兒哩？在牲口市上。在集上喝上二兩酒——對，這一點我還沒有跟你談，這就要在牲口市上轉一整天。這兒看看，那兒轉轉，還給人家買主爭論爭論價錢，看着像個買主似的，可是他一個錢都沒有。在舊社會那當兒，他就是這麼找享受！他是多麼想望自己能有一頭“毛毛蟲”啊！

我剛才提到的那頭毛驢是怎麼買的哩，就是這會兒我對他有意見，我也不能不承認老人家的心性真善。有一天，他路過一家“湯鍋”，聽見裏面有一頭驢叫得真叫人難忍。牠把老人家的眼淚都給叫下來了。“我救救牠！”他這麼想就叫開了門。原來，這頭老驢老得連道兒都快走不動了，他想，我好好養養也許將就能使，就這麼着，用了幾斗棒子買了這頭老驢。果然這老驢慢慢養好了，也能做不少的活。他更愛牠了，還常說：“這也算咱家的一口子，你們誰也別虧待牠！”

有這麼個牲口，倒也罷了；誰知道解放後我們手裏一存

① [納悶]想不透、心裏憋。

錢，他那心就大啦。

我常聽人說，陳老歪老往我家裏跑。

這陳老歪是個什麼人呢，他是我們隔壁一家富農，又是一個牲口牙子^①。過去叼着裸烟捲兒，眼皮子掛在天上，你跟他走個對面，他都帶答不理的。可這會兒見着你，真是管大姑娘叫大嫂——沒話找話。往我們家一坐就是老半天，跟我爹一搭上話，一句話兩頭老根哥。“老根哥！這世道你們工人吃開啦，該發家致富啦。”再不就是：“老根哥！你是怕我借你，怕我搶你，把你那一捲一捲的人民幣，也拿出來晾晾，別叫長了毛^②！”說到這兒，往往嘆一口氣。“唉，我說你腦筋發死哩，老根哥，也不知道算計算計。你愛信不信，這死錢一百也不頂活錢五十！”我爹壞就壞在這個老傢伙的手裏。

有一天，他拉了一頭驢到我家來，一見面，那個奸笑：“老根哥！你看你那驢該吃驢肉啦！還不換換！你看我給你找這個，七歲口！”“真是七歲口麼？”“嘻！你摸摸這‘渠’^③，要是假的，是我捺住我爹做的！”我父親見了這驢，油滑亮光，眼早笑成一條縫啦。可是買了不到兩個月，越餵越瘦。給懂眼的一看，這驢比原先的那驢還老，原來那“渠”是做的假。聽人說，正是牲口牙子捺住這驢，他爹拿刀子做的假“渠”！他還

① [牲口牙子]買賣牲口時的中人，他也販賣牲口。

② [長了毛]衣物、食物等受了潮熱長黴菌。

③ [渠]就是牲口牙上的牙紋，根據牙紋可以判斷牲口的歲數。

那麼賂咒，你說好不好！我父親受了騙，不能不賠錢賣出去。他把陳老歪也恨壞啦。按說，他的心該回廠啦。不，隔不了兩天，陳老歪拉上他喝上二兩酒，再給他半飯盒子肉湯什麼的，頭兩天的事就忘光啦，就又往陳老歪家裏跑，還酒言酒語地說什麼：“如今，這世界上，兒子媳婦都指不得，就是靠朋友！”有一天，他把我準備買錶的錢也要了去；把我母親準備做衣服的錢也要了去；把他孫子準備買球鞋的錢也要了去；把那老驢也牽了出去；到晚上，喝得醉醺醺的，一路唱着，牽回來了四條大牛！

我一看，就急了。我就問：“廠子裏的活，你還打算幹不？你要這麼多牛幹什麼？”他惱我打擾了他的高興，瞪着眼說：“你別管！”一說話，一股酒氣。說過，就又唱着，忙着給牛鋤草。後來，我就發現，這四條牛一天天的不在家。我心裏納悶：這牛哪兒去了呢？莫非我父親做起倒騰牲口的買賣了？莫非他真的已經變成了商人了？我很警惕。我一問我母親，我母親說：“親戚家使去了。”我心裏也就不懷疑了。

可是，有一天下班，我還沒進院子，就聽我父親在院子裏罵：“我就非跟這班渾蛋算算賬不可！非算算不可！我買的牛，倒叫他們給賺肥啦！”我一走進院子，他就扭過臉去不罵了。他身邊臥着那四頭牛，比以前都瘦了些。我心裏更犯疑。吃過飯，我就假裝睡了，呆了一陣，我就起來，到我父親的窗戶外偷聽。哦，好哇！原來一家子全瞞着我！原來他在外村僱